

>故里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麦子。四五月份,正是麦子扬花灌浆的时节。某个下午,风徐徐吹过幽静的村庄、茂密的果园和恬静的牧场,轻轻将初夏的微醉吹进一望无际的麦田。青青的麦棵轻轻晃动如绿色帷帐,麦叶上还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广袤田野上,仿佛梵高的一幅经典油画。

风低语着,麦粒渐渐饱满丰盈。在那迷人的麦浪声里,杨柳依依,那“沙沙”的响动让附近的村庄和磨坊显得更加静谧。偶尔有“咕咕,咕咕”和“嘎嘎嘎咕”“快快布谷”的声音传来,这是布谷鸟的声音,那时长几乎一样的叫声轻轻传过空旷的原野,不时惊起几只胆小的野兔和羽毛鲜亮的山鸡。

沟崖两侧的草全都不停地来回翻动,那遍布着的野薊、荠菜、马兜铃、灰灰菜、车前草都在这行色匆匆的风的演奏中俯下身姿。暮色降临,我独自坐在壑沟沿上,静听麻雀的叫声。悄悄躲进草丛和麦田的它们,“叽叽喳喳”叫着,有时被偶尔经过的汽车喇叭声惊扰,“轰”地飞起又落下。那稠密而杂乱的声音,对侧耳倾听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它们交谈的余音穿过低矮的围墙和更广袤的麦田,渐渐弥散到四面八方。其中两声嘹亮而悠长的起调过后,众声衰

风吹麦浪

□ 商长江

减,最后以若有若无的拖腔结束这场合奏。但我们并不能听懂听全,其中的几个音符传到我耳中,那微弱的咏叹调,已渐渐消逝于风中。

此刻,那辽阔的原野、幽静的树林、枯干的木头、高高的石堆、慢慢移动的羊群,似乎都被麻雀们随性而又富有亲和力的美妙乐章所征服,人间万物也被麻雀们的神秘曲调所包裹。

天已擦黑,暮色沉沉。无边的静谧里,麦子微微晃动着纤细的腰肢,仿佛在等待一件未知事件的发生。而安静的背后常常是更大的不安。轻轻荡漾着的风中,麦子似在窃窃私语,相互打着招呼,似乎白日里,它们是不得不正襟危坐的演员,给乡村里的人们演了一天的戏,也开始放松一下筋骨。地上有一棵孤独地站着的麦子,在风的吹动下似乎急切地呼唤老友。

夜色温柔,星光闪烁在墨蓝的天空中,蝴蝶悄悄秘藏了行踪。村庄四周方块形苍绿色的麦田颜色渐渐黯淡,如轻波微漾的海,它们是农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和梦想出发的地方,是乡村最珍贵的农作物,是乡亲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他们半年收成的依赖。

此刻,出现在低空的鸽群像一个巨型铁锚,款款飞过风中的麦田,而

后变幻阵形如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不断地与风角力,但鸽群所带来的某种如亲人来临的感觉,迅速使我心中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清幽之情一扫而光!

此时此刻,我扯下一两穗麦子,两手聚拢轻轻揉搓,轻轻吹去麦芒和一些碎壳,将青青的麦粒放在嘴里一嚼,一种清香和汁水充盈的感觉悄然涌入口中,那儿时的记忆全都重新温故一遍。那时,也是初夏时光,一棵刚刚开花的楝子树在麦田里与紫苏地里的稻草人互相挤眉弄眼。而疯跑了好长时间的我们肚子“咕咕”直叫,于是就扯下一些麦穗揉搓起来,放在嘴里,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后,各自回家!

天完全黑了下來。阵阵麦子的清香扑鼻而来,风吹麦浪,不就是风吹故乡、风吹岁月的声音吗?而这样的经历常常出现在我的童年、少年时期的某个傍晚。当时没有家室、没有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我,不止一次地享受这闲暇时光。乡风阵阵,麦田荡漾,风和麦浪轻轻把幸福送进每一个村庄和每一条街道,也把希望和梦想送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这样风吹麦浪的场景就永远定格在往事的记忆里。而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故乡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诗苑

在水果之乡，遇见诗花流韵

□ 王艳钧

(一)

花开的时候
酝酿云端的旋律
芬馨之美
永远一片潮动
楚楚动人的佳丽
濒临于水火
一瓣瓣落红
被我如约收藏
一路盛开的鲜花
把蜂蝶招惹
遇见时光
遇见了那山那水

(二)

野葡萄渐渐丧失野性被驯化
金橘在长江上游干热河谷成家立业
它们交错季节甜蜜,组合纯净
于过去的先祖,于后来的我们
连接一场盛大的穿越大戏——

彝山六月燃火把
雄鹰展翅
万能的太阳神啊
总释放能量
傈僳阔时节
射弩、歌舞、荡秋千
火海刀山
火草布裁出新境界

哎哟妈妈,河谷的夜已这样沉静
姑娘呀,你为什么 不跳印尼恰恰舞
二对冰咖啡
东南亚气韵飘逸
把丰收写在脸上
异国风情来袭

(三)

原上草在成群流浪
一岁一枯荣
赶在大河浪头
黄沙淘尽始见金
一片蛙鸣鼓响
透彻花间云上
风云际会,在东南亚的
肚皮舞中炫彩

陌上尧樽兮,倾朝北斗
楼前舜乐兮,撩动南薰
天籁仙乐兮,在乎南国
宝幄楼船兮,剑舞霓虹
解民愠容兮,天公作美
喁喁南风兮,复复薰之

(四)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叫做日月星辰围绕的水果之乡
在湿漉漉的红尘,是谁在山野
在遥远的白羊部落,在热区宝地
引领后来的我们寻觅远方
面向大山,诗花流韵

>市井

义来风羊肉馆

□ 刘年贵

在徐州凡有人家处,必有羊肉馆。

十年前,我曾某白酒公司市场部驻徐州办事处的一名业务经理,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义来风羊肉馆。我经常光顾那里,至今记忆犹新。

沿着我所住小区右侧广山路前行约400米便到尽头了,前面横着一条响山路,两路交会处形成丁字路口。从丁字路口横穿响山路,路边五六米处有一片开阔的水泥地,几间平房伫立在水泥地旁边,这就是义来风羊肉馆了。

一间可摆七八张木桌的水泥平房横在眼前,与响山路平行,这便是该羊肉馆的主体建筑。紧挨着左手边有两间略为矮小的水泥平房,这是厨房和储物间。所有房间就是外面简单地刷了一层白石灰,有些地方石灰脱落,露出灰色水泥,只是在大门顶部墙上用红漆写着“义来风羊肉馆”,门框的右边墙上同样用红漆竖写着“义来风羊肉香飘彭城”,像是半副对联,可是另一边没有文字。也许是时间已久,红字黯淡,甚至有些笔画的红漆脱落,若非走近观看,还以为民居。

第一次去义来风羊肉馆,是刚到徐州的一个晚上,经销商靳总热情相邀,带着我们来此喝羊肉汤。靳总除了经营白酒外,还是房地产大老板,平日里宴请我们都是在高档场所,如此不起眼的店竟能引起他的兴趣,想必有其独到之处。

果不其然,那碗羊肉汤征服了我

们。此店羊肉用秘方去腥,经长时间细火慢熬,汤汁呈乳白色,汤面闪烁着点点晶莹的油花。客人要时,用白底青花大瓷碗满满地盛上一碗浓汤,放上肥瘦相间的羊肉片,加少许盐,最后撒上一把切细的葱花。这碗羊肉汤在视觉、味觉上都挑逗着食客,入口鲜香无比,暖意顿生。后来我喝过许多家店的羊肉汤,汤里不是放粉丝就是加豆皮、青菜叶等一大堆陪衬物,根本喝不出羊肉的味道!唯有此店最大程度上保留着羊肉的原味。

若是喜欢吃辣,每桌的瓷盖碗里有老板用羊油配好的辣子酱。我们学着靳总先喝上几大口清汤,再加入一大勺辣子酱,随即拿起一块馍,就着黄灿灿的馍喝红彤彤的羊肉汤,不一会儿口腔鼻腔冒热气,浑身冒汗,肚内暖流涌动。当时还是春寒料峭的二月,一碗羊汤下肚,如春风入怀,热得毛衣都脱了,真是惬意!

我就这样与义来风羊肉馆结缘了,之后便成了常客。义来风羊肉馆不仅羊肉汤做得很好,而且跟羊肉相关的菜肴做得很有特色。店老板是一对年逾六旬的夫妇,大爷负责每天选购活山羊,现场宰杀,保证原材料地道新鲜。负责厨房的是大女儿和大女婿,自家人齐上阵不会偷工减料,加之厨艺出众、价格公道,该店的生意一直红火,时常有豪车光顾。

有几次去该店,给我们上菜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姣好的面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颇有“羊肉西施”的韵味。后来一打听,她是老板的三女儿,尚待字闺中,引得我们的业务员小石总是有事没事就往那里跑。小石刚成年,情窦初开,他一有时间就跑去店里献殷勤,他的用意很明显,只为能够博得美人“芳心一顾”。我们看破不说破,只是私下里鼓励他大胆去爱,放手去追,可是小石生性胆小,人又内向,平时又不大主动和人交流。他到了义来风羊肉馆,只是一声不吭地干活,或是在大厅帮着扫地、擦桌子,或是去厨房打下手,忙着配菜、端菜、洗碗,希冀此举动能引起这位“羊肉西施”的注意,然后对他另眼相看、青睐有加。我们都替他着急啊,光是献殷勤不顶用呐!要是不早早表白,可能就会被别人“抢”去了,可是小石不听,依然坚持他那一套。

年底公司聚餐,小石坚持选择义来风羊肉馆,说是吃羊肉才过瘾。那天我们点了一大桌子菜:清蒸羊头、红烧羊肉、麻辣羊蹄、爆炒羊肚、尖椒羊杂、干煸羊血、调羊肝、烤羊腰、萝卜炖羊蝎子……可是上菜的是新招的女服务员,原来三女儿不久前嫁人了,小石很是伤感。出发前他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对着镜子梳了好一阵子头发……

那晚小石菜没吃几口,酒倒是喝了不少,回去时酩酊大醉……